



作者：Marie-Christine Laznik

法国拉康派精神分析家，临床心理学博士，拉康的分析者，CIPPA（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师与孤独症照料者国际协调协会）成员，在巴黎 Alfred-Binet 中心接待家长和婴儿，Préaut 表（孤独症谱系障碍早期筛查表）创立者之一。

当 Hassan 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比他大八岁且非常有天赋的姐姐，一个四岁的孤独症哥哥和两个小哥哥。母亲说，两个小哥哥中最小的一个在两岁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在语言方面极大的早熟。

孤独症哥哥的诊断是在 Hassan 的孕期被确定的，在他出生之前我就为他担忧。在那个时期，我并不那么了解孤独症在兄弟姐妹中的影响的统计学数据，因为我低估了先天遗传因素的重要性。此后，我都会非常严肃的思考这个因素，并且我认为做一些计划是很重要的，以便照料这些出生就被划为高风险孤独症的婴儿。此外，几年之后，这个家庭搬迁到很远的地方，这位夫人又有了三个孩子，其中有两个也在这个谱系。

当时，我担心的是这样的一个告知可能会对母亲预见愿景的能力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我对负责孤独症哥哥的儿童精神科医生，谈到了我的担忧，但他不知道如何向这位母亲建议去为她的婴儿做一个咨询。然而这个问题这样得到了解决：这位母亲，她自己告诉了医生对她的一个半月大的宝宝的担忧。这个宝宝让她想起她的孤独症儿子，并且这个宝宝和她前两个孩子完全不一样。

因为她有五个低龄孩子，所以她一个月后才来。我承认在这次分析之前我确信遇到的是一位想象着宝宝最坏情况的妈妈，因为她被她四岁的儿子的残疾消息扰乱了。

第一次分析：Hassan 两个月三周大

令我大为吃惊，我遇到了这样一个婴儿，尽管我做了所有努力也很难与他建立联系。直到一个小时后，我才成功与他建立联系。当母亲听到我确认她的感受的准确性时，即，与 Hassan 建立联系非常困难，她非常安心。

但我向她保证：由于他还很年幼，我们可以进行干预，并且我们能让他避免他哥哥的命运。对于承诺的“奇迹”，我是非常笃信的。当然我指的是大脑的可塑性，我当时还不了解表观遗传学的所有最新数据，这些数据证明环境的变化能对基因表达本身产生重要影响的可能性，并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处于婴儿生命的开始。然而，精神分析家的工作是，打破这个由于婴儿没有回应，而使家长的父母亲性能力受到损害，再由此加重婴儿先天困难的这一恶性循环。从而在这个“环境”中引入一个急转的变化。

但从第一次的分析开始，使这位女性对精神分析家产生正转移的是我对她的感知所表达的深深敬意。有几个孤独症的母亲没有听到过，说她们就是太焦虑了，她们应该冷静下来这样的话！

我并没有对她说“母-子”关系有问题，这是许多母亲都听到过的致命的一句话。当你自己试图与这些婴儿保持足够长时间的接触时，你会感到困难。这些婴儿拒绝与他人的关系，不仅仅是与母亲。

此外还有一类拒绝与母亲联结的婴儿，却紧紧抓住了下一个来照顾他们的人。

对于这类婴儿来说，不用担心孤独症的发展，即便需要迅速地治疗他们的抑郁：他们在母亲身上感到了一种精神上的痛苦状态便离开了，但这并不会导致孤独症。

在孤独症那里，有一些因素来自婴儿，而要快速了解婴儿的最好方式，就是在与婴儿的关系里去亲身经历体验。这也是我与 Hassan 一下就体验到的。

他的母亲之所以能认同分析家，是因为分析家能认同她与她宝宝在一起时所遭遇的那些困难。

接下来的分析

母亲三周后才又再来。我们可以考虑是一个抵抗，但整个家庭的现实生活也使她来得很不容易。我对这位年轻母亲的素质感到非常惊喜。她韵律美妙而且婴儿会注视她。他们之间已经建立了联系，我甚至自问问题是不是我自己空想出来的。因为当时没有影像记录这个感觉。这表明 Laznik 对母亲困境的认同是如何让她认同自己的困境的，以及认同于 Laznik 对 Hassan 的希望和对其讲话时生动的方式。接下来的分析也类似。

在第四次分析中，他们没有来，Hassan 发烧到 40 度，并出了严重的水痘。他的哥哥姐姐有集体生活。

在经历了一个焦虑的周末之后，他们在随后的周一来了，在这个周末他的病情严重到让儿科医生怀疑他是否应该住院。他来时全身长满了疹子并且拒绝所有的接触。母亲说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几天了，对母亲和父亲都一样。母亲的任何策略都不起作用：她多次焦虑地叫他的名字，打响指和拍手来吸引他的注意。一切都无济于事。

这些操作在后来成为孤独症的那些婴儿的家庭录像中很常见，而在那些被科学家称为“典型”（正常）婴儿的录像中却看不到这些策略。这是一种叫“超限调节”的刺激形式，有时会有效果，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孤独症的父母都在持续使用¹。而在那时，这些完全不起作用。

我坚信，使这个婴儿陷入封闭的是他所能感到的由于这次生病而围绕着他的巨大焦虑，我对此并不担心，尤其是风险已经过去。因此，我可以用一种美妙的音律和他说话，并开心地看着他，欢快地对着这张还布满疹子的小脸蛋说话。他又回来了。当这些婴儿离开（封闭）时，要知道他们是很难走出来的这个封闭的，而父母的焦虑让他们无法真的活泼起来。

但这位母亲能再次认同 Laznik，因为 Laznik 向她解释了她的儿子厌恶那些对他健康担忧的声音。接下来的分析确认了这点，联结又重新建立起来。

第一个录像的分析

这已经是进行的第六次分析了。它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中，我们看到 Hassan 和母亲音乐性的直接建立。

5 个月的 Hassan 躺在布躺椅²上面对着跪在他前面的母亲。她俯身对儿子微笑着，儿子也回报以微笑。我挨着他母亲坐在他们的旁边。对母亲所发出的满意的“啊啊啊！”，Hassan 用非常悦耳的“哦哦哦”来回应。

我评论道：“真好听呀！” Hassan 立刻看着我，而我继续道：“这太好听了！”

¹ Do Parents Recognize Autistic Deviant Behavior Long before Diagnosis? Taking into Account Interaction Using Computational Methods Par C. Saint-Georges, A. Mahdhaoui, M. Chetouani, R. Cassel, M.C. Laznik, F. Apicella, P. Muratori, S. Maestro, F. Muratori, D. Cohen. Journal PLOS ONE July 2011 | Volume 6.

² 自从我们与受训的精神运动师工作以来，我们就不再把婴儿放在这种躺椅上。

母亲把脸凑近说“咕咕(嗨)，我的 Hassan!”她双眼注视着她儿子的双眼，她儿子愉快地看着她。然后他用脚推她。她立刻调整了距离说：“咕咕，我的 Hassan，哦，是的，我的 Hassan!(降低声音)”

她轻柔地吻着孩子的手，孩子跟随她的目光，然后他们又相遇了。婴儿对着她笑，并发出“哦-哦-哦，是”作为回应。在母亲用更大的声音回应时，我介入了他们的对话，说道“你在跟妈妈说什么？你跟她说什么了？”

妈妈对她的宝宝感到惊叹，说道：“哦，是，哦是”

Hassan 用更大的声音：“啊，呃 呃呃呃.....”。他看着系着他的安抚奶嘴的链子。她吻了吻他的手，然后往后退了退，好像更欣赏他了。当他们相互微笑时，我说“你现在会用法语说“是”了！”

Hassan：“是——”。母亲看着我，和我分享她的惊叹。一个大大的微笑点亮了她的面颊。

婴儿再次呀呀学语，她回应“啊，是，啊是嘛？”Hassan 满意地挥舞着双臂。他朝着妈妈挺肚子。

我解释说婴儿在给妈妈跳肚皮舞，也许这在我们之间的关系中为时过早。她看起来很开心。我继续问 Hassan：“你是为了索要亲亲吗？”母亲看着她的儿子，亲吻了几次他的肚子，并打趣道“哦、哦、哦！”婴儿的眼睛没有离开过。

Maya Gratier³后来对分析中的这段声音记录进行了分析，向我们揭示了一位母亲与一个婴儿的完美音乐性。一个人跟随并回应另一个人的节奏和高音。然而，在互动的最后部分，母亲听从了我的建议亲了他的肚子，声学分析表明，她声音的音乐性被冻结，变得重复。此外，如果婴儿继续看着她的母亲，那么在他那里这个情况就不会反转，他不会主动把自己的肚子给母亲的亲吻。

由于冲动环路的第三个时间还没在这个不幸具有封闭倾向的婴儿身上建立，那么我们观察到，一旦有一个突如其来的困难事件，他就会封闭自己，而且随后无法重新敞开，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本次分析的第二部分将要发生的事情。

分析的第二部分：Hassan 的封闭

我们以热烈的对话开始，Hassan 因我对他的力量和身材的钦佩而自豪。我将脸转向他，他笑着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这是个什么宝宝这么强壮？特别强壮！”

³ Maya Gratier es

然后他的脸突然就僵住了，他将头转向另一边，又看了我一两次，一次比一次更封闭自己。最后，我和他母亲都无法再接近他。她做了好几次努力呼唤他，都无济于事。她最后评论道：“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半小时后，他又睡着了，再没和我们有一点接触。我什么都没理解。当我把他常玩的挂着五颜六色的小鱼的门帘移开，起初我以为他不想我将它们移走。我试着和他谈论它们，并将它们还给他，并用欢快的语气重新去赞美它们，但都没有用。

回顾这部分录像对我而言很困难，但却很有教育意义。首先，父母与一个这样的孩子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中，其次多大程度上这样的封闭也同样会发生在照顾这些宝宝的精神分析家的身上。当我培训照料这种类型宝宝的同行时，我通常会花几分钟时间让他们看些可悲的场景，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精神分析家完全搞砸了，这很有教育意义。但这个教训是在一周后才被发现，多亏了我们研究小组的帮助，因为我把录像给了他们。这是当时我没有考虑到的，面对婴儿突然的封闭而惊慌失措。

Hassan 第一次转头后，我就听到自己说：“我仍然认为需要讨论一下反流……”。然后我继续对宝宝说：“你流口水了，你流口水了”。我转向母亲，用平直、典型的成人间严肃对话的声音，说：“他的医生是谁？因为他可能患有中耳炎。”母亲回答道，的确，他今天早上弄过一次他的耳朵。错已铸成。在 Hassan 第一次转头之后，他转过悲伤的脸又一次看了我。我找回他的努力都失败了。

如果 Hassan 嘴角的口水让我如此担忧，那是因为它确实可能是返流的标志。返流和中耳炎有关系，这是我意识层面能想到的。但另一方面，让人更焦虑的，被我压抑的方面是：中耳炎导致的严重、痛苦的返流的那些婴儿中很多在后来成为孤独症。所以，被压抑的是对他会成为孤独症的担心，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母亲就表达了担心。

但我们仔细听这段录音时，我们可以听到在等待室，孤独症儿童的声音，这是他哥哥的特征。事实上，因为那天他的父亲不能照看他，他就在我的办公室门那边和秘书呆在一起。也许是这些声音参与进了联想的涌现中，而我的无意识想要对这些联想保持压抑。仔细听录音的开头，拍摄这次分析的 Raquel Cassel 就向我指出，我有一个口误，我用了哥哥的名字来叫 Hassan。

从婴儿的角度来看，如何理解在我向母亲提出焦虑的问题之前，他就切断交流的眼神呢？在我们将这个问题表达出来时，我的表情一定是在我说话前就变了。因此，我们必须假设这个婴儿，就像其他许多后来成为孤独症的婴儿一样，在视觉和听觉上有高辨识的因素。

他第一次转过脸，就在听我说到返流前的那一瞬间。这个时刻一定是我内心提出问题的时刻。他看出了我的担忧，却无法处理。然而当他朝向我的脸时，却听到我在问她母亲他的医生的名字。

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也发生，典型婴儿会寻找避开他们的成年人和他们一起玩耍。我们听到他们大声发出说：“哦！哦！”的声音来逗成年人笑，以此打断他们的谈话。即使对精神分析家而言仍是无意识的，但这里的利害关系是很重大的，即：孤独症发展的风险。一个典型婴儿不会在某个谈话的无意识危险性前停下来。他要么没有感觉到，要么他的韧性会让他超越它。典型的婴儿会呼喊，会让自己被看到和被听见。也就是说在这个请求面前他会变得活跃，这是冲动环路的第三个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孩子将无法回到关系中，正如神经科学家 Marcos Mercadante 教授所说那样，他不懂得“切换”。

第二次录像的分析：第七次分析

母亲将无法参加下一次的分析。在我看来，上次分析的痛苦经历可能是造成她的困难的原因之一。两周后她来了，尽管 Hassan 因为严重的中耳炎而发烧，但他已经 5 个半月了。当他们到达时，婴儿睡着了，并且夫人利用这个机会跟我谈了谈医疗的问题和家庭的问题。我让婴儿一直睡着。我觉得他们有一种知晓：他们感到他们的母亲需要和我谈话。当她们完成时，他们自己就会醒来。当然，这需要足够长的时间，至少一个小时。当 Hassan 醒来，我们开始在地上玩，他很快就与我们建立了联系，并开始牙牙学语。

因此，我用叙述的方式与他开始了对话，这对话让人感觉很丰富且让人满意。母亲很喜欢这个游戏，但最后还是抱怨说，他在口语交流中还没有发过辅音。Hassan 立刻切断了联系。我试着说出每个人的失望。但这个联系没能再重新建立。

在发展方面，夫人并没有错。就他的年龄而言，她小儿子的发音仍然比较贫乏。她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她意识到他没有另外那三个发展好的孩子那样的进步。在这里，为了始终保持希望而又不反驳母亲，我向她解释她是对的，婴儿从 6 个月开始建立原型语言，这里面确实有一些辅音，但他只有 5 个半月。Hassan 似乎很封闭，好像没有听到别人在说什么，于是就开始啜泣起来。面对这啜泣，我感到很吃惊，因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哭泣。母亲将他的宝宝抱在怀里，他停止了啜泣但并没有恢复与她或与我的联系。

为了逗她笑，也许舒缓一些气氛会让 Hassan 重新建立联系，我打趣地说：“妈妈对她的学习成绩不太满意”为了假装悲伤我用了戏剧化的声音来说。这确实让母亲笑

了，Hassan 却没有任何变化。他似乎更无法接近了。母亲回答我说：“是的，我觉得有点晚，的确。”

Laznik：“你看看他多么敏感，这让他哭了！”母亲笑着说：“那我等到六个月的时候，好吧！”但他的儿子仍然耷拉着脸，手里攥着的长颈鹿（咬胶）。

我用我的方式在 Hassan 的位置上说话，试图将他带回来：“我，我感到失望，妈妈，我对你笑了那么久，半小时里全在笑。而你却在 Laznik 夫人面前说我还会说话。我才五个半月呢，我太失望了！”这个表演的确触动了母亲，她温柔地亲吻了他，就像这些话真的是他说的。但对 Hassan 却不起任何作用。

我向她指出她儿子的敏感：他听到母亲评论他语言落后，他受伤了。一个典型的婴儿当然通过对母亲焦虑的一个转化能越过这个母亲的焦虑，而这种韧性是这些婴儿没有的。

Hassan 让母亲安抚，他停止了呜咽。在亲子治疗方面我通常的经验是，母亲们回应我在孩子位置上说的话，就好像是在回应孩子们自己说出来的话。Hassan 的母亲也不例外，她也是那么感人。母亲告诉我从早上起他就老哭，没睡好觉。因此，Hassan 对我们笑并且呀呀学语的那半小时是极其不寻常的。我对 Hassan 说：“那你就是为了 Laznik 夫人才露出这么漂亮的笑容的？”

婴儿平静了一会，母亲讲到这一整天他有多么不舒服。她补充道：“在地铁上，他就在哭，之后又睡了。”婴儿继续哼哼唧唧，于是母亲开始轻轻的给他唱摇篮曲：“Do.....”婴儿最终放松地睡着了。我说这个婴儿有一个会给他唱摇篮曲的妈妈真幸运啊。我真的被这个场景感动了，并且对这位母亲钦佩不已。

直到后来，我在看这段录像时，才意识到是我教给了这位卡比尔母亲这首摇篮曲，她自己的母亲在她两岁时就去世了。但这并没有阻止她成为她的大女儿和孤独症儿子之后又两个儿子的伟大母亲。我无法形容我有多反对某些精神分析家的观点，认为是母亲的精神状态是她们的孩子成为孤独症的原因。我认为，恰恰相反，是婴儿孤独症的特征突然地来改变了她的精神状态，破坏了她作为一位母亲的能力。但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一旦一位母亲得到了精神分析家的支撑，她的全部能力都会恢复！这是我与大多数母亲工作的经验。只要我能尽早地帮助她们，她们在与婴儿对话时韵律的音乐性都令我赞叹。但这种音乐叙事的类型只适合于婴儿发展的特定时期。之后就困难多了。尽管如此，这两次分析都表明这种音乐并不足以让婴儿脱离风险。他们比其他人更敏感，一种他们无法处理的感知导致他们封闭自己，无论是与母亲、精神分析家还是其他什么人。在那时，几乎都不可能在当天将他们再带回来。

第三个录像的分析：第八次分析

在母亲和孩子的联结中断的这次分析之后，接下来的分析母亲没能来。我给她打电话，不是跟她谈论最后一次的 analysis，而是谈论上次我和 Hassan 之间联结中断的地方。我建议她在下次分析结束时，和我一起电脑上回看这一段录像。这个提议让将在下周一来的母亲更安心了。我以前从来没有给父母看过分析，但那时，我觉得有必要和这位母亲分享我的失败。值得讨论的是，她的孩子可能与任何人的关系都有严重的问题，不仅仅是与他的母亲。这些婴儿，无论是在托儿所或是与一个育儿嫂一起，他们都将以同样的方式使照顾他们的成年人遭遇失败。

在分析开始时，我建议母亲和她的孩子说卡比尔语。这位父亲是突尼斯人，父母经常说法语，尽管这个夫人有时会和其他孩子说卡比尔语。在我对年龄较大的孤独症孩子进行的长程治疗的经验中，使用母语常常会有惊人的效果。

但就 Hassan 的个案，在整个分析期间使用卡比尔语好像并没有改变他与母亲的关系。他还是无动于衷。母亲痛苦地对我说：“他就看了我一下，然后就扭过头去了。”当我试图安慰她时，她补充说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我对孩子说：“哦，是吗？这是真的吗？告诉我 Hassan,是真的吗？”他瞬间转回来，而我则重复他母亲用卡比尔语呼唤他的那些个词，必须说我的韵律也适合这个语言。但我没说两个字，他就切断了。

因此我为 Hassan 感到担忧。在 6 个月的年纪，大脑的一系列区域正在建构，而且尤其是那些神经科学家们称为的“社会脑”的相应区域。当听到别人对我们说话或者我们看着他的脸时，所使用的这部分脑区，尤其颞上沟和杏仁核。我对自己说，如果他继续这么少的看我们，接下来的损伤会更多。

冲动的复苏

因此，我决定进行冲动复苏，目的是用更稳定地方式将 Hassan 带回到情感关系的世界。要做到这一点，我必须求助于他的强烈的力比多的唤起。这不是他要钦佩我，就像我已经做过的那样，而是在这个术语的拉康的意义上，让他彻底地进入冲动的世界中。事实上，拉康只对部分性冲动保留了冲动的名称。这就是我想吸引小家伙的地方。当然六个月的性欲离生殖器还很远。因此，对于他的年龄，是要带他进入口唇爱若。对于拉康而言，这个爱若是完全独立于对食物的需求的。冲动的三个时间，在口唇方面的变化是：吮吸、吮吸自己（如拇指），让小手指、小脚，小手被吮吸。但最后这个时间的完全被动，拉康以一种更主动的方式重新审视，不再用“让”，而是用“使”小脚被吮吸。

这在典型的婴儿那里是很常见的：婴儿希望人们能接受他的手指放入大人的嘴里，也希望我们能告诉他它有多美味：小甜点、蜜一样甜的糖果。脚也是一样，他喜欢把脚给别人。成年人和婴儿一起玩这个游戏，却不知道这是个爱若的游戏。它涉及到幼儿性欲，在我看来却始终始终是那些即将成为孤独症的人所缺乏的。

当婴儿意识到他是照顾他的人快乐的来源时，就会感到巨大的幸福，他会经常重复这个经验。这就是冲动环路的第三个时间，在这个时间，婴儿使自己成为另一个主体快乐的客体。

如何能将 Hassan 带入这第三个时间呢？他躺在摇椅上，嘴里叼着咬胶长颈鹿苏菲。我走进他，并想象这只长颈鹿是十分美味的。我把长颈鹿想象成 Hassan 身体的延伸。正是像这样，长颈鹿的就是他的小手指。

Laznik 说：“嗯，mian, mian, mian! 嗯！Hassan 的长颈鹿太好吃啦！它太美味啦！”

我不会在他面前离开我的椅子，但我知道为了让他的注意力持续足够长的时间，我的声音必须总是带着真正的惊讶和真正的喜悦。我必须被我所看到的惊到、震到。因此，我用了一个幻想的策略：我想象自己在汉斯和格莱特的世界，一个神奇的世界，全都是香料蜜糖面包、麦芽糖、巧克力。我惊讶地像个孩子。

Laznik 说：mian, mian, mian, 我们要吃 Hassan 的这只小长颈鹿了，它太好吃了。我们要吃它的小角、小耳朵……嗯，好吃，好吃，我的妈妈好吃！好吃。还有小鼻子……我们全都要吃掉。

母亲高兴地看着她可爱的儿子，轻轻地吻了吻他的手。Laznik 说：“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它太好吃了……嗯！妈妈，这个长颈鹿简直太好吃了！她一定是糖做的，妈妈，您不觉得吗？”

婴儿的眼睛盯着我，一刻也没离开过。这表明我惊讶和快乐的高低韵律，即所谓的妈妈语，是高质量的。但他没有笑。通过看录像，你会发现他很严肃，也许还会有点担心。这个场景持续十分钟也是有可能，只要声音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变得重复或失去它的质量，这要感谢我发现的汉斯和格莱特的世界。但我可以这样说话，在这个经历中必须要保持压抑的是女巫。我从来没有想起过她。成年人吞噬孩子的幻想必须保持隐藏。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像所有母亲一样，亲吻着孩子可爱的脚，说：“我们会像这样吃宝宝！”或者说：“我吃”。当然，没有人会想到吞噬的幻想。这是游戏。不同的是，在这里分析家既不触摸婴儿的身体，也没有触摸长颈鹿，她满足于描述展现在她面前的美好。但婴儿严肃的脸可能是对被压抑和令人不安的元素的感知辨别。

多亏了在比萨 Stella Maris 基金会团队的慷慨，我有幸接触到那些后来成为孤独症的婴儿的家庭录像。在这些录像中，很明显吞噬游戏仍然吸引着后来成为孤独症的这些婴儿的注意力。但他们的担心没能转化为可分享的欢欣，并且他们很快就厌倦了。一般的婴儿就越过了这个令人担忧的方面。

在那里，这个场景很长，长到足以让他对我的意图放心。现在的问题是，他是否敢进入他的角色，即把他的小手指给母亲吃。因为冲动的结只有打在母亲和孩子之间才有意义。如果他们发现了这种力比多的链接带来的幸福，他们就会想要经常重复它，并且这种精神联结将登录在孩子的经验之中，也登录在他的大脑中。我一周只见这个孩子一个小时，但即使两次、三次其实也不够。如果这位母亲成为我的联合治疗师，并且在一周内多次经历这种快乐，不是因为我在嘱咐她才这么做，而是就是为了幸福而这么做，那么这样朝向幸福的联结在孩子的大脑中将继续保持开放，并让他能克服对不快乐的难以承受，即他能对抗所有的过度兴奋。

Laznik 说：“现在轮到妈妈了！妈妈尝一尝？”当 Hassan 放下了他的长颈鹿，母亲拿了过来。母亲说“Hummm！”但 Hassan 垂下了眼睛。母亲叫他：“宝贝，Hassan？”她徒劳地寻找他的目光。母亲（打响指）：“Hassan”

Laznik：“如果妈妈开心地品尝……”我试着让她能有一种动人的韵律。一般来说我认为给父母讲理论是没用的。我们要在实践中一起去探寻。母亲笑了，假装吃了 Hassan 试图拿回的长颈鹿。他把它放进嘴里。

妈妈：“哦，你想要独自享用？妈妈，她没有权利吃？”Hassan 垂下了眼睛。母亲叫他，当长颈鹿从他手里滑落时，她接住了并让它发出声音。声音唤醒了 Hassan 去看长颈鹿。母亲把长颈鹿放在他脸旁，并笑着对他说：“哼！”婴儿回应了她的微笑。我们知道为了不打破这个联系，母亲必须能够发出美丽的韵律。Laznik 问：“它好吃吗？妈妈”妈妈玩着这个游戏：“好吃，好吃！”她笑着说并把嘴靠近了婴儿的手。他微笑着，把手放在他妈妈的脸上，开始在眼睛附近玩她头纱的边。母亲戴着头纱。母亲高兴地格格笑，她的笑声韵律优美。Hassan 把手指放进他母亲的嘴里，母亲觉得非常美味。当她用脸去拱 Hassan 的肚子时，我也又问，这是不是一个美味的小肚子。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这种力比多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婴儿也有了一个幸福的微笑，两人看起来都很好。

Laznik：“啊，瞧！妈妈那里已经有了她想要的所有目光！”妈妈假装吃她孩子的肚子，孩子对她露出了美丽的微笑。他们一起唧呀言语。然后，因为 Hassan 扯了头纱，母亲的头纱边遮住了她的眼睛。我看到他看着我，然后又看他的母亲这样来回看，我觉得他因为无法读取他母亲的面部特征而感到不安。我让母亲把头纱往后拉一下。这种情况下，处于爱若冲动中，母亲揭下了面纱并说：“毕竟，我们都是女人！”

处于尊重，我从未播放过后续的影像。但母亲和儿子继续了他们爱的嬉戏，孩子越来越主动地每次都给出自己的小手指，让它在明显的幸福中被咀嚼。当然，戴头纱的母亲绝对不会比其他母亲多生孤独症的孩子。在目前种族主义氛围下，最好澄清这一点。这个细节值得被报告，是因为它不仅衡量出了当时爱的激动，也衡量母亲对分析家的认同，分析家曾在她的孩子面前发表过一段爱的演说。确实分析家没有戴头纱。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这位夫人的头发，而她的孩子也没有变成孤独症。但这是在一年后，我们才确定的，尽管在这次分析中，Hassan 的精神运转方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纵使其他症状持续存在，只是逐步消失，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从未停止过。他身上发生了某些变化，使他能从暂时的“中断”切换至一种新的愉悦体验。母亲扮演了主要角色，通过不断和他的宝宝分享口唇爱若带来的幸福。这位女性值得我钦佩，因为她知道如何将这些感受保留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这样就不会让她的孩子太兴奋。在这次分析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个坏消息出现了：父亲在对其来讲非常伤人的情况下失去了工作。母亲分享了她的悲伤，而婴儿并没有像我们俩所担心的那样再次封闭。的确，我们经常告诉他，他母亲的悲伤与他无关，他是个美好的宝宝。而出现的问题与爸爸的“工作”有关。我

重复了这个词，告诉自己这能让他听到一个和“宝宝”不同的能指。他和我们一起度过了困难。然而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上下和左右的不对称

Hassan 的母亲曾发现他的手臂动作不对称，他经常把左手放一边不动。她还曾发现他的腿不如胳膊动地多。那时，我无法接受她对我说的这些。我尤其认为是她把恐惧投射到了他的身上。然而，今天我知道她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婴儿曾表现出左右和上下的差异。上下的差异持续到了他生命的第二年。此外这是一个 17 个月才会走的宝宝。

至于左右不对称，我觉得从这次愉快的分析之后就消失了。在分析的最后，Hassan 在游戏毯上手脚扑腾，好像他从来没有动过一样。Andre Bullinger 感觉运动的创立者，非常重视婴儿的这些不对称，这些婴儿后来也被确诊为孤独症⁴。这种左右和上下的不对称也是 Genevieve Haag⁵ (1993-1997) 做的许多观察的中心。他们用了不同的概念，在我看来其实在说同一个临床。

⁴ 放置力比多

⁵ Haag G., (1997 „Contribution à la compréhension des identifications en jeu dans le moi corporel. (Communication faite a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l'API, Buenos Aires, 1991), *Journal de la psychanalyse de l'Enfant*, n° 20, p. 111-131.** Mettre le nouveau livre de Geneviève.

今天，我和 Hassan 的工作方式会有所不同。在精神和冲动的水平上负责父母-婴儿间联结的同时，我会请一位同事与他的母亲负责婴儿感觉-运动的建立。从那时起，我们有机会在 Alfred Binet(阿尔弗雷德·比奈)中心多次验证，随后在巴黎 10 区和 9 区的门诊也多次检验过，结果都被证实很有意义。在这些孩子身上，我们没有再发现身体图示的构建有任何的遗留问题。我想 Hassan 也许很快就会终止他的那些强迫性的晃动。事实上，在他生命的第二年，让母亲非常担心的是半夜的摆动。他的四肢着地，摇摆着，母亲的声音和安抚的手势都无法阻止。为了让他停止，她不得不把他抱着并紧紧搂着他。必须说的是，在他 12 至 18 个月之间，我们都很担心他的孤独症哥哥的问题，因为他哥哥被发现畸形，怀疑他有结节性硬化综合征，因此也怀疑 Hassan 有同样的问题。阴性检查结果姗姗来迟。对母亲而言，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

过家家的游戏，或者升华了的口唇冲动

在我看来，让这个孩子最终免于孤独症发展的风险的原因是发现他玩起了过家家的游戏。让我们看看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从元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个游戏的重要性。16 个月的 Hassan 坐在地板上，母亲在他旁边。当时，我特别想让他进入象征性游戏中。当他拿起水彩笔放在一个塑料模具上搅动时，我有一种预感，他想玩过家家。所以我要找一个模具，让他能玩的更好。他手里拿着一个大勺子惊讶的看着她妈妈在搅动杯子里面的一个小勺子。显然他从日常经验中知道了杯子和勺子。但在那里，这些女士们玩的时候里面什么都没有，但她们笑得很开心，同时表现出要品尝而且觉得很好吃的样子。

Laznik 说：“这很好笑哈，我们可以玩过家家！”

母亲说：“好吃、好吃、好吃”，同时用过家家的勺子也喂给他吃，他笑了。我注意到她的儿子明白了这个假装的游戏。“是的！” Hassan 惊呼，母亲附和。她又给他吃，他张开嘴对这个游戏勺子表现得胃口大开。Laznik：“那 Laznik 夫人呢？她也想要吃！”母亲说：“他有时会给我吃。”

Laznik：“他真的给您吃。但这，这是假装的。”母亲张大嘴巴，拉着她儿子的手让勺子放进她的嘴里。Hassan 看着她的脸，而她欣喜若狂，母亲：“还要！还要！”她把小杯子放在正搅拌的孩子的勺子旁。她再次张开嘴巴：“啊--！给妈妈？”

Laznik 问：“好吃吗？”我知道这个游戏的成功取决于伴随它的快乐的韵律。但是 Hassan 低下了头。母亲叫他：“Hassanou？”他看着她，将勺子放进来张大的嘴里，两位女性则显然欣喜地迎接了这个动作。母亲大大的微笑，轻轻地对他说：“又给妈妈了？”她把盘子递给他，做出：“Aham！”的声音，而他的儿子把这个

声音记在了心里。我也问他要吃的，但那天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他的妈妈身上，这与通常在分析中发生的情况形成了对比。我只能为此表示欢欣。Hassan 搅了搅杯子里的勺子，遵照母亲的要求，把勺子放进了母亲的嘴里。他的举动在那时也受到了热烈欢迎。我对那里发生的这一切感到特别有意义并其感到放心。Hassan 在不知不觉中通过了 C.H.A.T 的病理测验。这个测验在英国对 16000 名婴儿进行了验证，提出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使得有孤独症风险的婴儿与其他婴儿得以区分。这两个问题的其中之一就是假装的能力。这包括我们给一个 18 个月的孩子一个餐具，要他给母亲或测试者一杯咖啡或一杯茶。而 Hassan 只有 15 个月大。我想这是我唯一一次和母亲谈“理论”。我给她讲了这个。的确，他在夜里不停地摇晃让她担心不已。分析的剩余部分都是同样的模式：Hassan 太高兴了，体验到他的新能力。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托儿所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被 Hassan 大量地喂食，并且表现出完全能享受他给他们提供食物。三个月来，餐厅在我们的分析中占了很大的位置。Hassan 很在意对话者张开的嘴。典型的婴儿也玩过家家的游戏。但我注意到，在有孤独症风险的婴儿中，这种游戏要频繁得多得多，就好像他必须确保不断地重复朝向他的快乐，以便抵消他们的封闭的趋势。但作为一位精神分析家，我很高兴看到冲动环路的第三个时间在他这里运转地很好。过了一定的年龄后，婴儿就不再把自己的身体给别人品尝了。他以一种升华的方式，通过他给予一些美好的事物来类比奉献自己。但这种口欲性的投注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结果：语言的出现。

Hassan19 个月时的分析片段

Hassan 站在镜子前，专注于他的小杯子和勺子。他的母亲坐在地上，离他很近，面带微笑地看着他。我离得比较远，在一个小桌子旁。他们不再需要我还紧挨着他们。Hassan 转向他的母亲，母亲用爱和钦慕凝视着他。他弯下腰，用他的勺子和他的杯子喂她，母亲做出觉得很美味的表情，我在外面评论。他走近我所在的小桌子，桌子上有一个小盘子。他假装盛满勺子，然后看着我的眼睛，把勺子递给我。他给我吃东西让我欣喜若狂，他的母亲也兴高采烈，他又给自己喂了一勺。然后，他会在镜子里欣赏自己，这时我问：“那么在语言方面，有一些词了吗？”

妈妈讲他会说：“爸爸”，而且当她给他换尿不湿的时候，他会跟她说“真臭！”

Laznik：“真臭？”，我觉得很好笑，于是我笑了，Hassan 看着我，很高兴再次给我惊喜。

母亲说：“他也说谢谢，妈妈。”他开始和我玩捉迷藏的游戏。我问她妈妈：“你也会跟他说咕咕（嗨）？”母亲说：“会的，也说再见。他喜欢说再见当我们离开托儿所的时候”。Hassan 微笑着用手做了一个极好的再见。

对 Hassan 变化的神经学解读

我在这里放上 Marcos Mercadante⁶教授关于 Hassan 所说的文字。

Mercadante 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环境是如何将一种行为登录在社会大脑中的。一开始，Hassan 只会将水彩笔放进一个立方体里。这是大脑几何级的发展。”接着，他只是尝试将勺子放进小钵里。她们（母亲和精神分析家）做的两件事，从大脑可塑性的角度来讲，让我很高兴。她们将实验回路两种社会功能重新联结。一种社会功能是把东西放进嘴里。对我而言，他最开始只是把东西塞进了另一个洞里，但她们赋予了一个意义，这就立即激活了（大脑）快乐的边缘系统，她们当时超级兴奋，这样他就建立起了网络。有了这样报偿性的输入，很多东西都可让大脑兴奋，例如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把它放进我妈妈的嘴里。我认为有些孩子很容易地并且自发地建构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结构，他们享受一切，每时每刻。对其他孩子来说，必须有人成功地找到大脑兴奋的合适水平，这样他们才能建立这些联系。但为了让它运转，神经元必须在它们连通时保持稳定。为了使这个环路变得稳定并且能使用，这个突触必须保留住，它需要经历著名的 L.T.P.，即坎德尔描述的“长期电位”。如果它不稳定，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永久的联结，那就没戏了，它很可能维持着之前的联结，即与几何、空间的关系。这取决于快乐的程度。

我感谢 Mercadante 教授提供的角度，这让我们意识到：对我们而言，将欣喜展现出来的必要性；而对 Hassan 而言，则是经常去寻找这种喜悦的必要性。就像没有获得一样。

对 Hassan 变化的精神分析解读

我认为正是因为 Hassan 和她的母亲在冲动的游戏中就位，而三个冲动的时间在这个游戏中完成了，于是他不再有风险。这是 20 年来的研究所证明的假设：儿童原发性的孤独症伴随着“完整冲动环路”的未建立，因为它的第三个时间的缺失。Oliac 表格（2018），也就是我们说的 PREAUT 的发行同样表明，这些假设有一个科学的基础。

⁶ 不幸去世的 Mercadante 教授是巴西圣保罗医学院儿童精神科学学院院长。他在孤独症的神经科学研究领域享有世界声誉。这也是我们见面的原因。尽管我们的方法领域各不同，但我们发现了很多共同点。他邀请我在他的研讨会上介绍对婴儿的治疗。以下是他的评论。

正是在拉康那里，在他阅读关于弗洛伊德冲动文本（《讨论班十一：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1964））时，我发现了这第三个时间。但也是这些小婴儿的孤独症临床工作，让我想要去寻找一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不管什么原因，有孤独症倾向的婴儿在与大他者建立冲动联系方面存在缺陷，没有这种联系主体就不可能呈现。而精神分析家的临床职责就是要使这个联系重新建立。

目前的研究表明，在许多情况下，遗传的易感性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Hassan 家庭中的三例孤独症病例的发生就是证据。但这不会改变分析家对婴儿和母亲进行的冲动复苏的工作。

婴儿和大他者之间的关系将在三个方面被建构：请求的冲动⁷、视觉冲动、口唇冲动。但首先，我们所说的冲动是什么呢？在 1964 年的讨论班上，拉康引用了很长一段弗洛伊德在 1915 年《冲动及其命运》中的文本。这是对冲动第一理论的重读。

拉康从弗洛伊德文本谈到的其中一个主要矛盾点开始，即冲动和生命的需要之间的交叠。1915 年，弗洛伊德刚刚创造出冲动的概念，他自己说这个概念应该还要修改。它是源自身体内部那些刺激的精神代表吗？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诸如饥饿和口渴。拉康将展示引导弗洛伊德锻造这个概念的线索是不同的。

引用拉康的话：“对于 trieb 来说，涉及的不是整体中的有机体。被关注的是活着的人吗？不是。”⁸这就是临床的结论。正是这样去标签后，才可能在孤独症中使用“冲动循环安置失败”这样的概念，而不去反驳说，既然有生命，那么维持生命就会存在冲动⁹。

拉康将考察冲动的四个构成：推力、目的、对象、来源。推力的特征是一个衡定的力：“推力的恒定性禁止将冲动与一个生物功能进行任何同化，生物功能总是有一个节奏的。冲动则没有升高也没有降低。”¹⁰正是这些定位允许了一个小儿医生¹¹能想象在婴儿那里并非一切都好，即使他的生物功能是他所适应的节奏。至于目的，涉及的是达到冲动的满足的目的，这些冲动的满足是由三个时间围成的一个环路。冲动必须经过一定的路径。正是这条路径使拉康对满足的概念感兴趣，在这里他再次坚持从根本上将所有有机体需要的满足分离出去。

⁷ 拉康补充

⁸ Lacan J 51964). : Le Séminaire XI : Les Quatres concepts fondamentaux de la Psychanalyse, éd du Seuil (p. 149 année de publication*

⁹ 缺乏对这一区别的认识可能是英国的作者对早期病理的临床中冲动概念的主要价值视而不见的原因。

¹⁰ Lacan J. : op.cit p. 150

¹¹ 译者注：这里特指能接待低月龄婴儿的儿科医生，而非一般的儿科医生。

在谈到客体时，拉康再次区分了需要和冲动的满足：“没有任何需要的客体能满足冲动。当嘴在冲动的维度中张开时，让它满足的不是食物。¹²”在弗洛伊德的常见清单：乳房、阴茎、粪便中，他还加入了目光和声音。最后这两个客体在婴儿的临床中是处于中心地位的。肛门冲动和性器冲动还没有涉及到。至于乳房，它仍然太被作为食物需要的满足客体而损害了其价值。我们将看到口唇冲动的满足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是属于另一个维度的，它同样是由三个时间围成的一个环路。

拉康保留“冲动”这个术语，只为了部分性冲动，并且将所有与个体保存相关的冲动-即弗洛伊德称为的“Ich Tribe”自我冲动-都放入了另一个不同的维度，他将之称为“爱的自恋领域”。因此，所有需要的维度都离开了冲动的领域。

冲动的满足无非是完成了一个回到起点闭合的环形路线。正是通过对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冲动路线的三个时间的详细研究，拉康在冲动的概念中引入了在我看来最有意义也最难以察觉的元素：冲动主体的突现。拉康在某种意义上深化了弗洛伊德的文本，极大地促进了孤独症临床工作的工具。

弗洛伊德说冲动有三个时间，并且一个新的主体¹³出现在第三个时间中。拉康补充说：“这个主体，确切地说是小彼者，他的出现在于冲动的环路能够闭合。只有当他在小彼者的水平上出现时，冲动的功能才能实现。”

在这三个时间中，弗洛伊德说第一个时间是主动的，婴儿（也就是我们关注的对象）朝向一个外部客体——乳房，或者奶瓶；第二个时间是自反性的，将自己身体的某个部分作为客体——奶嘴或手指；第三个时间——弗洛伊德定义为被动的——就是当婴儿，他变成另一个人的客体，即那个著名的新主体——例如妈妈的客体。正是在一个五岁的孤独症小女孩 Alimata 那里，我们发现了对一个孩子而言，这个时间的临床重要性。

拉康将第三个时间的被动性变为了一个被动的主动形式。他称之为“使自己”。这个细微的差异在临床层面是最重要的。冲动环路的第三个时间，在这一刻他使自己成为一个新主体的客体，而未来的孤独症对此是不知道的。

弗洛伊德的《大纲》对孤独症的理解

¹² 拉康自己没有机会从这一论断中得出结论，这意味着对支撑的理论的全面修正。

¹³ 这里不是拉康说的“无意识的主体”。

现在让我们将刚才简述的关于冲动环路的内容与弗洛伊德在《大纲》¹⁴中发展的内容进行贯通。当冲动环路的第三个时间发生时，欲望表象的某个东西将登录到原初满足的幻想中。这个幻想中不仅会有一个痕迹，具有这个帮手——大他者——的特点，还有这个大他者的享乐的某个东西。当婴儿发现自己独自与奶嘴在一起并且感到需要吮吸时，投注将被放入满足的幻想中，而欲望的表象将被修改。从那以后，一旦再回到冲动环路的第二个时间，那就是真正的自若，因为一旦我们经历了第三个时间，在第二个时间就会有爱欲。

如果没有到达第三个时间，如果这个环路卡在了第一和第二个时间，那么没有什么能保证自若不会缺少与大他者关联的标记，即爱欲。然而，如果我们去掉爱欲，自若就变换成了：孤独症。那么就没有什么能保证无意识的思维系统能被建构，因为：隐喻、换喻、凝缩和移置的过程，都缺失了。

回到 Hassan 的临床

我后来又接待了他几次，然后他父母去卡比利亚与夫人的家人一过暑假。他们回法国时手续出了点问题，直到 6 个月后才回来。我很担心 Hassan 会复发。但我发现他微笑着还说着卡比利亚语！母亲告诉我她有多担心复发，她有多想念我们的工作，她如何花了她最大部分的时间来跟他一起玩。结果是极好的！十五天后，Hassan 又开始说法语。与此同时，他们搬去了一个更远的地方。

后续

我在 Hassan 八岁的时候再次见到了他，母亲联系的我，因为她担心另一个孩子。事实上，在从我们这里搬去很远的地方后，这位母亲又连续生了三个孩子。Hassan 后面的那个孩子没有任何问题，但后面两个孩子都在谱系中。

我无法亲自跟踪他们的治疗了，因此他们不住在我们地区了。因此我将他们转到了他们那边的新部门。Hassan 表现出非常地关心妈妈的困难，尽他最大的努力帮助她。在她看来，他不仅在学业方面是最出色的，也是最关心孩子们困难的。他想知道我是否出版了一本关于他的书。在当时，只有一篇文章。现在我可以把这个寄给他了。

¹⁴ Freud S. : Esquisse d' une psychologie scientifique *